

光阴故事

旧笺新稿又一年

张存

映。他们挺和气，请我们填张表。我和老婆却很坦然，填完表回家，一看健康码，已经变绿。这也是创记录的速度。黄绿之间，简直是坐过山车。幸好有惊无险。

盛夏的时候，我去了趟余姚蒋梦麟故居。这位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最长的校长，我曾买过一本他的著作《西潮》，读到他写故乡余姚的文字，一直想去看看他的故居，终于如愿以偿。这天，村子里很安静，也许都在午休。我见故居的门开着，就径直进去。忽闻有人在喊救命，赶紧过去侧房探看。原来一位老人瘫坐地上，起不来。我上前扶他，老人说，这样不行，将凳子移拢来。我照做。他两手撑着凳子，说：“这下可以扶了。”我上前两手挟住他下腋，使出吃奶的劲，将他放到椅子上，然后，我们开始聊天。老人是蒋梦麟先生的堂侄孙，一直住在这里，看守宅院。他说，要不是你来，我要等晚上外甥女送饭，才能起来了。

他向我说起了家族史。他的父亲大学毕业，去了上海，母亲是武汉大学毕业。父亲三十六岁去世，他们全家回到余姚。他的哥哥上海交通大学毕业，他读到高三辍学，家里实在无法供给。他从小患小儿麻痹症，行走不便。在劳改时受了很多罪，苦不堪言。老人八十有二，说起往事云淡风轻。他拿出别在腰间的钥匙，让我去开纪念馆的门。他说，里面的床和桌椅，都是后来放的。写字台玻璃下，有一些照片，是老人兄弟和他们的母亲，看上去都还年轻，年代应该久远。我去了后花园，那里种着蔬菜，一条小河通向远方。想当年，蒋梦麟先生也是从这里出去求学的。转眼，故乡已在梦中。河水无语，我倚门而眺，感慨良多。

回来后，得到纯瑜的散文集《朝花集》，欢喜莫名。她笔下的人物、美食、戏曲，使人回味无穷。她爱唱越剧，爱好写作，生活给了她许多的美好片段，她用声音和文字传递，各生欢喜心。

腊月伊始，奥密克戎病毒爆发。我上班的地方，只剩下四人，其余都成了“小羊人”。我的父亲、岳母、老婆的姐姐、外甥、朋友，都发烧、咳嗽、喉咙痛，难受之极。朋友圈一度被刷屏，惊慌不安。我和家人都没有进“羊圈”，身体无恙，皆大欢喜。我上班去，老婆变着法，烧可口的菜肴，我成了妻宠男。回到家中，喝一碗萝卜蜂蜜茶，润喉暖胃，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。

阳康后的同事，在陆续返岗。过去的日子，无论好坏，都已在身后，一去不复，随风飘散。生活如常，吉祥安康，是我这几年常写给朋友的祝愿。范伟国老师寄来新作《浮生记吟》，里面收录了我的一篇书评。我和他是偶遇，但所有偶遇，都是必然。他已是古稀之年，却笔耕不辍。我认识一些老人，喜欢听他们讲往事，他们也爱看我写的稿子，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信心，使我有力量提笔来写一些习作，不曾停止。

岁月缱绻，葳蕤生香。我是在三十岁那年，当了父亲。新的生活，开始了。如今又是新的一年，旧笺写新稿，所有美好都在路上。



老外滩

第604期

本版摄影：
水贵仙

漫步江北

用本土化的汉字拼音打开看世界的大门

溪

将北京拼成 Peking，将慈溪拼成 Tzeki，这种与汉语拼音相似，却又有所不同的拼音叫作“威妥玛-翟理斯式”拼音，是首个汉字拉丁化转写的国际标准，也是汉语拼音前身之一。而这种拼音的诞生地便是在宁波，在130年前的江北岸。

对语言学颇有研究的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学术代表、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会学术代表徐春伟告诉笔者，开埠后，大量西洋外交人员来到中国，剑桥大学汉学教授、英国驻宁波前领事翟理斯便是其中之一，在这里，翟理斯开启了他的汉学研究之路。在学习的过程中，翟理斯认为，原本的威妥玛拼音方案还存在一些不足，他开始有意识地思考和改进拼音方案。

1873年，翟理斯第一次来到

宁波任职，就翻译了《三字经》。1888年，他再次被派往宁波，当时的英国领事馆就在老外滩，在老外滩工作的这段时间，他投入到了《华英字典》的编撰工作，并将其当成最重要的事情。同时，邀请前英国驻温州领事官、汉学家的庄延龄来做关于汉语翻译方面的工作。

1892年11月，翟理斯的初版《华英字典》出版，“威妥玛-翟理斯式”拼音法由此盛行。字典很快成为外国翻译学生必备的日常工具书。字典用改进后的威妥玛拼音标注了9种方言音和3种域外汉字音。各地方言分别用英文字母C（广东）、H（客家）、F（福州）、W（温州）、N（宁波）、Y（北京）、M（华中，即汉口）、P（扬州）、S z（四川）、K（高丽，即朝鲜）、J（日本）、A（安南，

即越南）等表示。

在19世纪，在宁波这样的南方城市，地方盛行的不是北京官话，而是本地方言。西方工作人员在京学了北京官话之后，来到被派驻的城市，却发现自己所学根本就派不上用场，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本字典会受到西洋人的追捧了。

而这本字典也被称为“20世纪头30年最流行的一部巨型汉英词典”。徐春伟称，老外滩不仅是汉语拼音的发源地，也是中国近代西学的发源地。“在百年前的老外滩，西方汉学家不仅研究语言学，也传播许多西方科学。”

走进老外滩展览馆，会看到在“外滩之最”的展区展示着浙江第一家现代化印刷机构“华花圣经书房”的介绍，该书房于1845年由澳门迁至江北岸，在宁

波的15年间，出版了大量有关语言学、近代科学知识的读物。这期间，美国汉学家丁韪良用自创的宁波话罗马字编写的《地理书》和《地球图》分别于1952年、1953年出版，成为当时面向宁波少年儿童地理科普读物。

据了解，《地球图》是中国早期西式儿童科普教育及中文拉丁化的罕有物证，极为珍贵。而《地球图》倒数第二张地图是宁波波地图，体现了作者“相土所宜 利有攸往”的本土化原则。

从《地理书》《地球图》到《华英字典》，让170年前的宁波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，也让西方更了解中国文化，老外滩的国际范儿，从古至今，更迭交替，而今，历史积淀与现代发展在这里碰撞，人文荟萃的老外滩正在向“最时尚、最宁波、最国际”迈进。

外滩闲话

老家门前的大溪坑

谢良宏

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前不久的几场轰隆隆的雨水，使老家门前那条大溪坑里的水又迅速地涨盈起来。大溪坑里的水无论大小，总是长年累月汨汨地流淌着。说起老家的那条溪，一条大溪坑流经镇上的五六个大村，几千户人家。溪坑水自北往南绵延几公里，弯弯曲曲地长流着，从慧佛寺前的开口岩新堰桥的东一村，途经鄞东桥的东二村，流过廻澜桥的南二村，再过星联桥南一村的西溪头入西港河而泻入大嵩江。它穿村而过，贯穿整个五里村溪十八桥，就像小镇上的匆匆过客，水静静地缓缓地流淌着。

相对于60后70后，甚至更为年长的村民们来说，这里曾是他们的童年时代嬉戏的乐园。一到夏天放学回来，溪坑沙塘墩溪口树上的蝉在不停地欢叫，我们却在鬼洞岩的溪坑潭潭里下水，游泳、追逐、甩高、柯小虾、抓溪鱼、摸青螺、翻石蟹，这些我们仍历历在目，记忆犹深。

团圆佳节

有一年元宵佳节，我在山村表姨家欢度的。那天，表姨妈对我说：她所在的山村，一直有闹龙灯的习俗，一方面是祈求风调雨顺，农业丰收，另一方面是图个热闹开心。自改革开放以来，村里人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，娱乐活动也多了起来，再一个是青壮年劳力赴城市务工，为此，闹龙灯的习俗也就慢慢淡化了。

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，正月里农活比较空闲，当时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，元宵节闹龙灯就成了山村的一个传统节日。这个山村里，有100多户人家400来村民，青壮年就有100多人。过完春节后，大伙就开始合计闹龙灯的事宜。领头人进行挨家挨户上门统计，各家参加闹龙灯的户数；同时，要求村民负责龙头和龙尾的制作，造型都是模仿性的，龙头的嘴巴上含有一盏

都说水至清则无鱼，但在上世纪80年代前的大溪坑，清清的溪水里鱼儿成群。作为发源于董山脚下大嵩江流域的“一江四溪”，即瞻歧溪、梅溪、亭溪、玉泉溪四条大溪之一的瞻歧溪，当地人俗称溪坑。每到夏天，孩子们就成了这溪坑中的“霸王”，他们尽情地撒欢嬉闹。热了，跳进溪坑的深坠里扎个猛子；渴了，找一处清澈的山洞泉眼，捧上一口；馋嘴了，就到溪中去摸一摸，鱼儿、小虾小蟹、青螺，这些溪鲜都能让你尝尝个口福。

那时，尚未有村办企业或家庭作坊的发展以及猪鸡鸭的大面积养殖，村庄依旧是村庄的模样。树在溪中两边垂绿，根深叶茂护着堤脚，狗尾巴草在溪边随风摇曳，长得热闹。骑着自行车的母亲们带着孩子，路过溪坑两旁，孩子们吵闹着要在溪边玩上一阵，采上几支狗尾巴草，拎上几条小鱼把它串起来，翻上几只小虾小蟹才肯依依不舍地离开。

那时的水，很清很澈，溪水

潺潺，以至于在皎洁月光下的晚上都能照出人影来。

后来，村办企业和大规模的畜禽养殖如雨后天春笋般地猛“长”，溪水的颜色也渐渐“五彩斑斓”起来。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，来往于小镇上的工程车也逐渐增多。沿着大溪，时不时总能看到溪水变换着颜色。有时是粉色，有时是绿色，像极了画笔在水中氤氲开来的模样。伴随着的，还有阵阵的不同味道。

经济发展了，村民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改善。骑着自行车路过的人们，也渐渐换成了汽车自驾。但溪水缤纷的模样再也没有“澄澈”回来。水质逐步下降，环境渐渐变差，沿溪的居民甚至紧闭门窗。这些发展的结果，也使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村民们对于治理这条大溪坑的环境呼声也日益加大。

近年来，镇村不断清淤治源，全面排查工农业、畜禽污染源，镇、村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

与段长。在政策的指导下，一些企业以及畜禽养殖场等被陆续功迁并关停。其中，大溪坑的多村路段也作为治理的重点，大溪坑流淌而过的每个村庄，都在纷纷联合行动，实施生活污水排放统一规划，统一集中，统一行动，统一编程，使之成为治水样板。

前些年，全镇还花大力气投入资金，把大溪坑两岸堤用石坎平整砌好。环境美观不说，治污能力大大提高。同时，沿溪各村每隔二三百米筑一堰坝蓄水，中间设一闸节制水位，余水在闸面淙淙流淌。12座堰坝一个接一个，溪坑变溪河。实行自上而下的筑坝拦堤工程，优化水体质量。从而使溪水逐渐返清，它的来之不易，村民们也心知肚明，知道珍惜。

老家门前的这条大溪坑，确凿又向我记忆中的清澈样子靠拢了。这条溪，何尝不是一个时代发展的缩影。流经村里的老人们说，这样清澈的溪水，我们以后真的要倍加珍惜啊。

山村元宵节闹龙灯

王祝芳

龙口灯，身上插有8面犹如戏剧人物武将造型的旗帜，看上去威风凛凛，十分可爱。

随后，每家每户把家里收藏的灯脚板找出来洗刷干净，接着，上山砍来竹子破篾做灯笼。灯笼一般分为两种，一为八角灯，二为花灯。八角灯比较简单，用篾片做好灯架子后，把桃花纸糊上晾干，在四周涂上红的、绿的颜料，或画上花鸟鱼虫即可。花灯的工艺就复杂了，需要先糊上一层白色的桃花纸，然后，在外面再糊上一层经过雕刻的蜡光纸；这个雕刻需要有相当高超的技艺，不仅要求画面美观、寓意吉祥，而且还要考虑到所雕刻的画面在灯笼上的整个布局，使点上灯后的效果更佳。

正月初八后，大家就自觉地吧家门前清理得干干净净，准备迎接“龙”的到来。正月十四晚

上开始起灯，连续3个晚上。龙头动身时锣鼓喧天、鞭炮齐鸣，小孩跟着看热闹。领头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，他需要有丰富的经验，要带领“龙”确保到达每家每户，特别到了比较大的墙门和开阔的操场时，要进行花式表演；表演有很多名堂，如绕堂柱、龙点头、双开闹等等。一次闹龙灯时，正遇上李大爷家新办媳妇娶门时，领头的长者就指挥龙头朝李大爷家的大门，取下龙口灯里的蜡烛灯送到李大爷家里，寓意是早生龙子；李大爷家则早早准备了花生糖果，拿糖水一杯敬献他们，还客气地包上了一个大红包表示谢意。

有一年元宵节前，村里一位民营企业主给领头的说，如果我们能够组织一次“滚地灯”，所有的经费由我承担。所谓的“滚地灯”，就是村里不论老少的男性，加上每一个灶台都要有一节

属于自己的灯。果然，经过领头人的游说，那一年的元宵节成为该村有史以来最热闹的灯会。有的人家由于孩子年龄小，就请邻近的亲朋友来帮忙。这样一来，龙灯确实十分壮观，延伸1公里多，当龙灯闹到隔壁村去的时候，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，真的好像一条金光闪闪的龙，慢慢地游动在大山里，煞时好看。

如今，闹龙灯这个山村已经淡出了，人们的视野，这种狂野的快乐、热闹的局面，在元宵节里已看不到了。现在，城市里各种各样的花灯，造型别致、做工精美，有的还利用了高科技，会动会说话，形、色、光和声相结合，思想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，龙灯这门古老的艺术更加绚丽多彩。但我终究还是难忘山村的闹龙灯情景，至今回想起来仍旧荡气回肠。

